

德国“乌鸦”叨痛中国作家心头肉

德国汉学家顾彬近日把一帮中国作家惹恼了。因为他说了“中国作家写剧本,而作家一旦写了剧本也就丧失了对文学的崇敬和起码的尊严;中国作家不学无术,一有空就喝酒、吃饭”。而他在2006年年底就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尔后,他又陆续说过“金庸写作是一种退步,不能用他代替鲁迅”、“中国没有散文”、“中国作家没有思想”,不一而足。

对此,中国作家们有的沉默,有的“不屑”,更多的是选择了“自卫反击”。比如曾为《中国式离婚》《大

校的女儿》担任编剧的作家王海鸰,就抛出了一个反诘:契科夫也写剧本,他丧失尊严了吗?说这位德国老头像顽童,朝邻家瓦上扔颗石子,就为听个响儿,赚主人伸出头来骂两句,自己偷着乐;或者说他是德国的王朔,似乎都有点不靠谱。太在乎或不在乎,无论作态如何,都说明中国作家的心被弄疼了。

失却对人的命运关注,文学就成了娱乐;没有思想的文坛,则是叫卖的市场。我们相信,这不仅仅是中国作家的心头之痛,还应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之痛。

——编者



顾彬简历

顾彬,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翻译家、作家、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

顾彬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专著、译著和编著达50多部,如《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演变》、《中国古典

顾彬语录

- 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作家都看不起作协。如果是真正的中国作家,他肯定不要入那个作协。
- 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为什么1949年以后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为什么这些作家肯定比不上1949年以前的作家呢,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 《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 红极一时的“美女作家”作品“不是文学,是垃圾”。
- 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

- 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
- 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
- 你问一个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外语,他会说,外语只能够破坏我的母语。
- 不少中国作家应该沉默二三十年,如果二三十年之后,抽屉里还会有好的作品,那才好。
- 中国作家对西方汉学家非常不公平,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研究。一个中国作家不敢、不要抑或拒绝跟我们对话,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看着书,和中国作家只能有文本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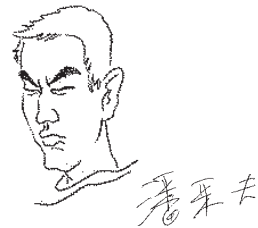
作家一思考,顾彬就发笑

顾彬调戏国内文学界不止一次了,令人叫绝的是,每次调戏,都有作家和公众像被摸了屁股,急不可耐地跳起来反击一番,终于让单向戏弄变成了公开调情。

前几天,顾彬第N次接受国内媒体采访,称中国作家有空就吃喝,不关心前途,不学习外语,不勤奋翻译,一派中国文学之爹的痛心疾首状。之前,顾彬最有名的言论当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顾彬不承认说过,他只承认自己说过棉棉写的是垃圾。去年顾彬来北京开会的时候,还说过一句名言,“19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是几百元一瓶的五粮液,以后的是几块钱的二锅头。”另外,他还大话了莫言一句,“包括莫言在内,许多中国作家是蟑螂,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

果然是语出惊人,顾彬是不是优秀的汉学家我拿不准,但他一定是个杰出的语词家,他天生懂得如何拨动媒体的敏感区,所以每句话都能让记者如获至宝。对于顾彬放炮,我从来都当作一个娱乐事件,我相信顾彬放炮的时候正拼命忍着大笑,他是一个痴情于恶搞的洋炮哥。顾彬像话痨一样说话,惟目的是亮一手学得不错的汉语。对于一个老外来说,流畅地说出五粮液、二锅头、垃圾、吃喝这些词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愉悦的享受啊。如果给顾彬在国内找一两个志同道合的,王朔算一个,宋祖德算一个,都是沉醉于口腔快感的活宝。

把顾彬比喻成王朔,有点拔高,他没王朔那么犀利到伤人,仇恨到刻骨,把他比喻成宋祖德,也有点贬低,他没有娱乐至死的意思。按照我的理



解,顾彬很单纯,只是浪子本性,调戏一下图个乐子就完,你不尿他他也无所谓。但是中国作家竟然搭理了,而且气极败坏了,这个事情在顾彬看来就更加好玩了。

顾彬抛出“垃圾说”的时候,一些中国作家捶胸顿足,悲愤交加,很是口诛笔伐了一阵子。再到他“二锅头论”出台,学者陈平原不顾斯文,面红耳赤地拍起了桌子,非要在学理上见个高下。待“吃喝论”再来的时候,不少作家发现了顾彬的恶搞,不再回应,但编剧们又跳出来了,急赤白脸地为自己辩护,说什么写电视剧不耽误当大作家。

作家一思考,顾彬就发笑,作家们越是认真,越是委屈,顾彬就乐得越厉害。不过中国作家对汉学家很当真是一贯传统,中国文学的国际诠释权在汉学家手里,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还指着人家写广告词。君不见诺奖评委马悦然来的时候,某些中国作家一路小跑满头大汗的样子,令人唏嘘不已。为什么?因为只要老马一说,这厮有诺贝尔相,该作家就拥有了做诺贝尔梦的权利。

所以,在洋炮哥面前,中国作家有人毕恭毕敬,有人义愤填膺,有人像二毛子,有人像义和团,都是正常现象。

潘亚夫:现居北京。生于农村,长在小城,学在省城,现在京城摆摊卖报。毕业八年,正从事第八个工作。

中国文学与宫女梳头

德国汉学家顾彬前两天说中国作家就知道喝酒玩,联想到前年,他批驳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事,觉得这厮非常有趣,咋跟中国文学较上劲了呢。

昨晚我也喝高了,早上醒来,酒意还没消,想效仿李白“醉草吓蛮书”,吓唬一下洋鬼子。抚摸着手机,立刻转念,从我的母语系统里吐纳一番,突然就冒出一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据说杨柳、晓风、残月,是表达依恋、凄侧和诀别之情三个最牛逼的典型意象,不是中国人无论如何也领悟不了这短短三个词的妙处。中国文学的表现形式,肯定不是一个德国汉学家所研究的那样,字里行间要散发着海德堡农场的牛奶味。

顾彬批驳的是当代文学,其实当代文学的血脉里,一直就不可能绕开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中国文学艺术家大多长寿,胡子一大把,鹤发童颜,而外国文学艺术家大多命短,痛苦一大堆,英年早逝。为啥?因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一直是修身养性为主的,一旦文学涉及到以命运起伏为背景,基本上都老早就翘了辫子,比如屈原,比如文天祥。这种文学主流形态,得感谢孔老二和老庄们的思想熏陶。

高尔基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是几乎被所有国家的作家、艺术家信奉的圣典,但是在中国艺术里就不见得能行得通。打个比方,中国的书法艺术,它最重要的秘诀是来源于生活吗?不是,书法最重要的成就来源于临摹。再比如中国文学的瑰宝唐诗



宋词,你内容写得再婉转低徊大气磅礴,如果不合韵,那也白搭。古典诗歌来源于框架和游戏,然后才承载内容的悲欢离合。中国文学在我眼里,就是一个临摹书法的大师,自得其乐修身养性,浑身透着股快活劲儿。中国文学以人为本,西方文学以生存与命运为己任,相互之间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各自观点相左,所以顾彬的论调就不奇怪了。中国当代文学虽然跳不开五千年的传统血液,一直在临摹那些已成绝响的经典,却自有独出机杼之处,在顾盼之间自有俯仰有姿的惊天神韵。

如此机锋,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领悟,你就是把洋鬼子的脑袋剖开了塞进去,他也决不会明白这种观机逗戏的妙处。这些妙处,自然孕育着当代文学的生机。此间生机,很像一个梳头的宫女,独自美丽着,却需要独特的机遇。如你所知,王昭君是中国四大美女,虽有“落雁”之容,却一直“入宫数年,不得见御”,所以就每天以梳头来打发时光。中国当代文学也正独处深宫里,一遍遍地在梳头,独自美丽着,等待真正汉学家们的深入发现。

都市放牛:现居南京。先后在数十家媒体开设专栏,独创菜刀门文学流派,倡导放牛体写作方法,文字俏皮犀利。

作家们如是说

格非:顾彬说得在理

作为一个著名的汉学家,顾彬既然这样说,肯定有他的道理。我始终认为,为电视剧编剧也是一种创作,但是这种创作所受限制太多。有人要影视版权,我卖了就得,决不参与编剧。

王海鸰:契科夫丧失尊严了吗?

我是无名小辈便不提了,但老舍、张爱玲名气够了吧,而且话剧剧本比电视剧剧本受限制更多,如果老舍、张爱玲名气还不够,契科夫够了吧,这些前辈都是既写小说又写剧本,也没见得影响他们成为著名的作家。

何三坡:顾彬是“盲人摸象”

顾彬就是一个摸象的盲人,而他的诚实让他显得更加有趣。老实说,我非常喜欢这个有趣的德国人,他向往中国文化这头大象,但很遗憾,他摸到的是这头大象的蹄子,他还一直在积极举手发言,他的声音尖锐刺耳,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赵长天:有人写作态度确有欠缺

不少作家太在乎那些汉学家的看法,但这也无法避免,毕竟自己的作品要向国际进军还是要靠这些汉学家的推荐或翻译的。但我认为,这

中间不要存有很大的功利心。

顾彬的话在我看来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对于顾彬指责中国作家有空就喝酒、吃饭,不关心前途,我认为有点道理,当代不少作家的写作态度确实有欠缺,譬如不关注生活,闭门造车,作品缺乏思考性,顾彬的一些观点值得思考。

陈平原:顾彬是在哗众取宠

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不是一个学者进行研究分析之后作出的学术判断,而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凭感觉说出来的话。顾彬所采用的发言方式是媒体所乐意见到的,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娱乐化的。

虹影:他这个人傲慢无礼

他有点拉帮结派,这在西方人中很少见。德国的几个汉学家我都认识,都不像他这样。顾彬非常看不起中国人和中国文学。中国人跟在他后面像一条狗一样,他就会说这人好。他也骂过我,他好像说过,“虹影的作品我不看,因为畅销。”他觉得畅销的都是垃圾。

张悦然:我真的很失望

我起先只是听到这位德国汉学家的观点时,还很感兴趣,但是看到他谈话的具体内容时,我真的很失望。

顾教授挠到了痒处

国人熟知,顺利地出了名。据称,顾教授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杜牧诗,太可惜了,如果从当代中国作家及传媒研究破题,可能会得更高分数。

顾教授最新的发言说,中国作家都去写剧本了,而剧本不是文学,作家们纯属耽误大好年华。还说中国作家不安心写作,只顾着吃吃喝喝。说得太准了,眼光真毒,一针见血。中国当代作家之中,是有很多人在写,或是曾经写过,再或是盼着写电视剧,而电视剧的剧本也确实离文学太远了。别跟我较真儿,说剧本也是文学体裁之一,这我当然知道,也知道外国古代有莎士比亚,中国现代有老舍、张爱玲,但我这里说的文学,谁都知道什么意思。而且也该知道,我说的是整体情况,个别现象哪

儿都有,嗑瓜子都能嗑出臭味,肯定有电视剧本比小说写得还好的特例存在。吃喝问题亦如此,全中国都吃喝风盛行,作家也是人,自然也是吃喝大军的组成部分。

说得都对。可是,这种“对”的话,我们每人每天随便便都能说出好几百句,但他能出名,而天天都在说这类话的我们没出名,差异就在于:他知道哪些话从他口中说出,能挠到中国作家的痒处,还能挠到媒体的痒处——

作家们都愿意投身文学,但周边确实老有同行靠写剧本挣钱更多。生活无忧当然无所谓,生活太窘迫了,日子难以继的“没尊严”,比起放下文学去写剧本的“没尊严”显然更没尊严,两害相权取其轻,当然选择去

写剧本,没得可写还急着去寻呢。但是,因为对文学的向往,自己也明白,这是心里的一块痒痒肉,别碰,会痛。

媒体最喜欢有人吵架,最喜欢八卦,可是直接骂街那么吵,直接揭女明星绯闻那么八,又容易被读者指责低级趣味。这回好了,作家吵架,还是中外双方、四海一家地吵,顺便再用用人肉搜索引擎,痛揭外国汉学家的底细,这版面做得,做完偷着乐。

就像总得允许个别人不吃中饭就吃晚饭、冬天在北京就穿T恤出门、川菜馆就不炒麻婆豆腐一样,总得允许个别作家跳出来跟顾教授急赤白脸,这很正常。

杨葵:资深出版人。著有《找不着北》等影视剧、《在黑夜抽筋成长》等随笔集。



有个叫顾彬的人,据称是教授,据称来自德国,还据称是个汉学家。前面的身份因无考证,不敢判语,至少“汉学家”一条,我看绝对当得起——他对当代中国是真了解,尤其懂得当代中国的作家和媒体,知道他们的痒痒肉都在哪儿藏着,一挠一个准儿。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他比很多中国老油条更懂人情世故。也正因此,顾教授几次发言,果不出他所料地惹了不少作家生气,还惹了不少记者忙活得轻。顾教授也借此顺利地为大家中